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主编 张鸣 李东亮

文白菜根谭

大系



文白菜根谭大系

(下)

主 编 张 鸣 李东亮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目 录

治道菜根谭

一 总论卷	1997
二 法、术、势卷	2065
(1) 法	2067
① 警语格言	2067
② 经典名篇	2106
(2) 术	2137
① 警语格言	2137
② 经典名篇	2158
(3) 势	2183
① 警语格言	2183
② 经典名篇	2197
三 重民卷	2201
(1) 警语格言	2203
(2) 经典名篇	2291
四 变革卷	2365
(1) 警语格言	2367
(2) 经典名篇	2392

陆

文白菜根谭大系

处世菜根谭

一 为人应世卷	2487
(1) 警语格言	2489
(2) 经典名篇	2544
(3) 家训·家书	2597
二 怡情适性卷	2627
(1) 警语格言	2629
(2) 经典名篇	2656
(3) 家书	2696
三 循礼为善卷	2703
(1) 警语格言	2705
(2) 经典名篇	2727
(3) 家训·家书	2748
(4) 故事轶闻	2764
四 隆师交友卷	2777
(1) 警语格言	2779
(2) 经典名篇	2793
(3) 家训·家书	2794
(4) 故事轶闻	2811



柴

出世菜根谭

一 佛性卷	2825
(1) 禅趣	2827
(2) 语录	2882
(3) 公案	2893
二 仙道卷	2909
老庄妙语	2911
三 超脱卷	2935

捌



一、总论卷

《菜根谭》

●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，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。能使贤人君子无郁心之言，则正气培矣；能使群黎百姓无腹诽之语，则元气固矣。此万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。

【译文】 君主治理天下，在朝廷，应该以养正气为先，在海内，应该以养元气为本。使贤人君子没有闷在心里的话，正气就可得到培养了。使黎民百姓心中没有怨言，元气就坚固了。这是历代帝王保持国家太平的要道啊！

●六合之内，有一事一物相陵夺假借而不各居其正位不成清世界，有匹夫匹妇冤愤懣而不得其分愿不成平世界。

【译文】 天地四方之内，有一事一物被凌夺被假借而不能居于正当的地位，就成不了清静世界；有一个平民百姓冤抑愤懣而得不到他应得的东西，就成不了公平的世界。

●天下万事万物皆要求个实用，实用者与吾身心关损益者也。凡一切不急之物，供耳目之玩好，皆非实用也。愚者甚至丧其实用以求无用，悲夫！是故明君治天下，必先尽革靡文而严诛淫巧。

【译文】 天下的万事万物都要讲求个实用，实用是指对我的身心有益的东西。凡是一切不急需的东西，专供耳听目视的玩好，都不是实用的。一些愚蠢的人甚至抛弃实用的东西而寻求无用的东西，实在是可悲

——（总论卷原文皆引自洪云明《菜根谭》）

呀！因此，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，必须先废除繁文缛节而严厉制裁那些制造过分奇巧东西的人。

●当事者若执一簿书寻故事，循弊规，只用积年书手也得。

【译文】主持政事的官吏，如果只是拿着一本文书，寻找那些已做过的事例，遵循错漏百出的陈规陋习的话，只是用一个任职多年的书记官就行了。

●兴利无太急，要左视右盼；革弊无太骤，要长虑却顾。

【译文】兴利是好事，但做起来不要太急，要左右都看一看；革弊是应当做的事，但不要太突然，要有长远的打算，并且要经常回过头来总结。

●苟可以柔道，理不必悻直也；苟可以无为，理不必多事也。

【译文】如果能用柔的方法解决问题，从道理上说，就不要采取固执的态度；如果事情不必做，就不要再多事了。

●经济之士，一居言官，便一建白，此是上等人，去缄默保位者远。只是治不古，若非前人议论不精，乃今人推行不力，试稽旧牒，今日我所言，昔人曾道否？若只一篇文章了事，虽奏牒如山，只为纸笔作孽障，架阁上添鼠食耳。夫士君子建白岂欲文章奕世哉？冀谏行而民受其福也。今诏令刊布遍中外，而民间疾苦自若，当求其故。故在实政不行而虚文搪塞耳。综核不力，罪将谁归？

【译文】经世济民的人，一当上官言，便向皇帝进言，这是上等人，同那些缄口不言只想保住官位的人截然不同。这时天下治理得仍不理想，那么，不是前人的见解不正确，就是现在人推行的不力，应该查查过去的文书档案，看我今天所说的，从前的人讲过没有。如果只作一篇文章便算了事，虽然上的奏章堆积如山，只不过是糟蹋纸笔，给架阁上的老鼠多放一些食物罢了。士君子向皇帝建言，难道只是想使文章代代相传吗？而是希望进谏的事能够推行，使老百姓得到好处啊！现在皇帝的诏书到处颁布，而民间的疾苦仍和原来一样，我们应当找一下原因。我看原因就在于做官的不努力推行那实用的措施，只是用一纸虚文来搪塞罢了。对这种状况综合考察很不得力，这些罪责应归于谁呢？

●为政之道，以不扰为安，以不取为与，以不害为利，以行所无事为兴废起弊。

【译文】处理政事的原则，应该以不扰民为安民，以不向民额外索取为给予，以不害民为利民，以民能安居乐业为兴废除弊。

●从政自有个大体，大体既立，则小节虽有抵牾，当别作张弛，以辅吾大体之所未备，不可便改弦易辙。譬如待民贵有恩，此大体也。即有顽暴不化者，重刑之，而待民之大体不变。待士有礼，此大体也。即有淫肆不检者，严治之，而待士之大体不变。彼始之宽也，既养士民之恶；终之猛也，概及士民之善，非政也，不立大体故也。

【译文】从事政治自然有个大体，大体已立，小节虽有不够顺畅的地方，可以另外想些或松或紧的办法，以补大体的不足之处，决不可改弦易辙大动干戈。譬如对待民众要以恩德为主，这就是大体。民众中即使有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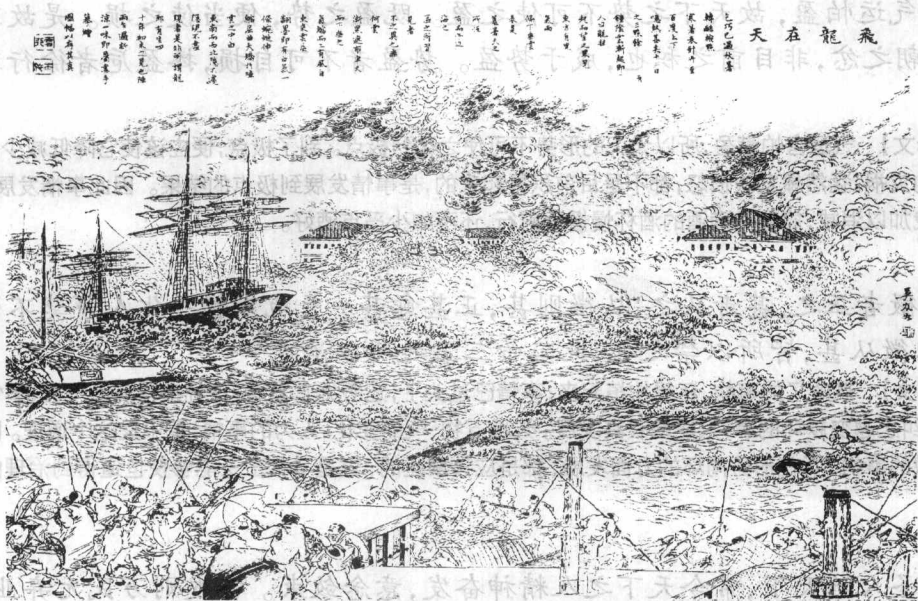
暴不听教化的人,应当加以重刑,但待民以恩德的大本不能改变。又如对待读书人要讲求礼节,要尊重他们,这是大体。即使其中有淫乱放肆而不加检点的人,应当严厉地制裁他,但待士的大体不应改变。开始治理时很宽容,就使民众和读书人养成了许多恶习;最后又实行严政,又损害了他们的善行,这不是好的治理原则,其原因在于没有确立大体。

●为政先以扶持世教为主,在上者一举措间而世教之隆污、风俗之美恶系焉。若不管大体如何而执一时之偏见,虽一事未为不得,而风化所伤甚大,是谓乱常之政,先王慎之。

【译文】 处理政事应该以民众得到教化为主要目的,在上位的人一举一动都关系着教化的兴衰、风俗的好坏,如果不考虑大的方面如何做,而守着一时的偏见,虽然一件事也许干成了,对风化的破坏却很大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扰乱常规的政治,先王对此是十分审慎的。

●人情之所易忽莫如渐,天下之大可畏莫如渐。渐之始也,虽君子不以为意。有谓其当防者,虽君子亦以为迂。不知其极重不反之势,天地圣人亦无如之奈何,其所由来者渐也。周郑交质,若出于骤然,天子虽孱懦甚,亦必有恚心。诸侯虽豪横极,岂敢生此念?迨积渐所成,其流不觉至是。故步视千里为远,前步视后步为近。千里者,步步之积也。是以骤者,举世所惊;渐者,圣人独惧。明以烛之,坚以守之,毫发不以假借,此慎渐之道也。

【译文】 人之常情,容易被忽视的就是“渐”,天下最可怕的就是“渐”。“渐”开始时,即使是君子也不在意。有人说这事应当做些防备,君子也认为这种说法不合时宜。不知到了积重难反的形势,天地圣人也没有办法,这是因为问题是渐渐积累起来的。春秋时期周王朝和郑国相互交换人质,如果发生的很突然,天子虽然十分懦弱,也会有羞愧之心;诸侯虽然极端蛮横,怎敢有这种念头!这种形势是渐渐积累成的,不知不觉地到了这种程度。以走路来说,看那一千里的路程十分遥远,而前步看后步却是近的,千里的路程,是靠一步步走过来的。因此,对突然发生的事,举世都会感到震惊;对渐渐形成的事,只有圣人才会惧怕。对那些渐渐发生的事



要明察审辨，坚决堵住小的缺口，不让错误的东西以任何借口来达到目的，这就是谨慎地对待“渐”的原则。

●君子之于风俗也，守先王之礼而俭约是崇，不妄开事端以贻可长之渐。是故漆器不至金玉而刻镂之不止，黼黻不至庶人锦绣被墙屋不止。民贫盗起不顾也，严刑峻法莫禁也。是故君子谨其事端，不开人情窞而恣小人无厌之欲。

【译文】君子对待风俗，应坚守先王之礼而崇尚节俭，不乱开事端来造成渐渐滋长的毛病。现在出现了这样的现象：日常使用的漆器不改成金玉之器，不雕刻上花纹不会停止，礼服上绘绣的花纹不成为普通人的服装、不用来装饰房屋墙壁不会停止。民众贫穷、盗贼蜂起没有人管，用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风俗的衰败。因此君子慎重地对待事情的开端，不开启人的情欲，不让小人永不满足的欲望无限膨胀。

●著令甲者，凡以示天下万世，最不可草率，草率则行时必有滞碍。最不可含糊，含糊则行者得以舞文。最不可疏漏，疏漏则出于吾令之外者无以凭借，而行者得以专辄。

【译文】制定法令，都是为了昭示天下而留传万世，是最不能草率的事，草率了，实行时一定会滞碍难通。最不能含糊其词，含糊了，实行的人就会玩弄法令条文而为奸作弊。最不可疏漏，疏漏了，那些在法令条文规定之外的事情，就没有法律条文作为凭借，实行的人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思专断擅行。

●筑基树枲者，千年之计也。改弦易辙者，百年之计也。兴废补敝者，十年之计也。垩白黝青者，一时之计也。因仍苟且，势必积衰；助波覆倾，反以裕盅。先天下之忧者可以审矣。

【译文】打好基础，定好标准，这是千年的大计。改弦易辙，这是百年之计。兴废补敝，这是十年之计。在黑色的外面再涂上一层白色，这只是一时之计。因循旧规，苟且度日，形势必然一天天衰败下去；推波助澜，反而纵容了小人培植了坏事。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应该明辨的。

●气运怕盈，故天下之势不可使之盈。既盈之势，便当使之损。是故不测之祸、一朝之忿，非目前之积也，成于势盈。势盈者不可自损，捧盈危者徐行不如少挹。

【译文】气运害怕满盈，所以天下的形势不可使之达到极点。到了极点，便应该使它降低减少。那些突然发生的灾祸、猛然爆发的愤怒，都不是目前积累起来的，是事情发展到极点的结果。因此事情发展到极端，应该自我加以消减，捧着盛满酒的酒杯慢慢地前行，还不如少舀点酒好。

●微者正之，甚者从之，从微则甚，正甚愈甚。天地万物气化人事莫不皆然。是故正微从甚，皆所以禁之也，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也。

【译文】衰败了的事物，还想扶植起来；事情已过头了，还听凭它发展；任凭事情衰微下去，事情就越来越坏；想纠正越变越坏的事，只能助长其发展。天地万物、气的变化、人为的事情，莫不是这个道理。因此扶植那些衰微的事物、听任形势向坏的方面发展，都是应该禁止的，这是二帝三王能够使世道得到治理的道理所在。

●圣人治天下，常令天下之人精神奋发，意念敛束。奋发则万民无弃业，而兵

食足、义气充，平居可以勤国，有事可以捐躯。敛束则万民无邪行，而身家重、名检修，世治则礼法易行，国衰则奸盗不起。后世之民怠惰放肆甚矣，臣民而怠惰放肆，明主之忧也。

【译文】 圣人治理天下，常常使天下的人精神奋发、意念敛束。精神奋发则万民都努力从事自己的工作，就能兵壮粮足，义气风发，平时可以努力于国事，战时勇于为国牺牲。意念敛束则民众没有邪恶的行为而看重身家性命，注意自身的名声修养，世道兴盛时礼法就容易推行，国势衰微时奸盗也不会兴起。后世的民众怠惰放肆得太厉害了，臣子和民众都怠惰放肆，这是英明君主最大的忧虑啊！

●能使天下之人者，惟神、惟德、惟惠、惟威。神则无言无为而妙应如响，德则共尊共亲而归附自同。惠则民利其利，威则民畏其法，非是则动众无术矣。

【译文】 能够使天下人服从的，只有神、只有德、只有惠、只有威。神不说话也没有作为，而妙应如响。德是大家共同尊崇共同亲近的东西，自然都愿意归附。惠能使民众得到利益。威民众害怕法律的制裁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使民众听从你的指挥。

●只有不容己之真心，自有不可易之良法。其处之未必当者，必其思之不精者也。其思之不精者，必其心之不切者也。故有纯王之心，方有纯王之政。

【译文】 只要有不懈努力的真心，必然会有不可改变的好办法。处理的不恰当的事，必然是思考的不够精审。思考的不够精审，必然是用心不够急切。因此只有具有纯粹博大实行王道的心，才会有纯粹实行王道的政治。

●《关雎》是个和平之心，《麟趾》是个仁厚之德，只将和平仁厚念头行政，则仁民爱物，天下各得其所。不然《周官》法度以虚文行之，岂但无益，且以病民。

【译文】 《诗经》中《关雎》这首诗表现了一种和平的心境，《麟趾》这首诗表现出仁厚的品德。只要把这和平仁厚的念头用于治理国家，则会仁民爱物，天下人就能各得其所。不然《周礼》中所讲的法度只能作为一纸空文在世上流传，不仅没有益处，还会使人民感到不方便。



●“民胞物与”，子厚胸中合下有这段著痛著痒心，方说出此等语。不然只是做戏的一般，虽是学哭学笑，有甚悲喜？故天下事只是要心真。二帝三王亲亲仁民爱物，不是向人学得来，亦不是见得道理当如此。曰亲，曰仁，曰爱，看是何等心肠，只是这点念头恳切殷浓，至诚恻怛，譬之慈母爱子，由不得自家，所以有许多生息爱养之政。悲夫，可为痛哭也已。

【译文】“民胞物与”，即把民众看作同胞，把事物看作朋友，张载心中当初就有这种关心人民痛痒的心情，才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不然就如同演戏一样，虽然学哭学笑，心中哪有什么真正悲喜的感情呢？因此天下的事只应该真心实意去做。二帝三王对亲人亲，对人民仁慈，对万物博爱，这不是向人学来的，也不只是看道理应当如此。称作亲，称作仁，称作爱，看这是何等宽厚仁爱的心肠？只要这点念头恳切殷浓、至诚而又为民的痛苦忧伤，就如同慈母爱自己的子女，是不由自主的，所以就有许多生存养护的办法。可悲啊！现在的当政者真可以让人为之痛哭流泪啊。

●为人上者，只是使所治之民个个要聊生，人人要安分，物物要得所，事事要协宜，这是本然职分。遂了这个心，才得畅然一霎欢，安然一觉睡。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贴，此心如何放得下。何者？为一郡邑长，一郡邑皆待命于我者也。为一国君，一国皆待命于我者也。为天下主，天下皆待命于我者也。无以答其望，何以称此职？何以居此位？夙夜汲汲图维之不暇，而暇于安富尊荣之奉，身家妻子之谋，一不遂心而淫怒是逞邪？夫付之以生民之寄，宁为盈一己之欲哉？试一反思，便当愧汗。

【译文】居于官位的人，应该使治下之民个个要能维持生活，人人要安守本分，物物要得其所用，事事要协调适宜，这是本身职务应该完成的事。做到这些，才能畅快地欢乐一番，安然地睡上一觉。稍有一民一物一事不妥贴，心里如何放得下。为什么呢？作为一个郡邑的长官，一郡邑都得听从我的管理；作为一国之君，一国人得听从我的管理。作为天下之君主，天下都得听从我的管理。如果不能满足民众的愿望，怎么能称职呢？怎么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呢？每天从早到晚努力想方设法把事情干好都来不及，哪有空暇去享受尊荣富贵呢？哪有时间去考虑身家妻子呢？哪能一不顺心就大逞淫威呢？民众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，难道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吗？这样一反思，就会惭愧得流汗。

●王法上承天道，下顺人情，要个大中至正，不容有一毫偏重偏轻之制。行法者要个大公无我，不容有一毫故出故入之心，则是天也。君臣以天行法，而后下民以天相安。

【译文】国家制定的法令上承天道，下顺人情，要大中至正，不容许有一毫偏重偏轻的制度。执行法令的人要大公无我，不容有一毫故意出入不合法令的想法，这就是上天的法则。君臣按照天道来执行法令，而后民众才能按照天道安定地生活。

●人情天下古今所同，圣人惧其肆，特为之立中以防之，故民易从。有乱道者从而矫之，为天下古今所难为之事，以为名高，无识者相与骇异之，崇奖之，以率天下。不知凡于人情不近者，皆道之贼也。故立法不可太激，制礼不可太严，责人

不可太尽。然后可以同归于道，不然是驱之使畔也。

【译文】 天下古今人们的感情都是相同的，圣人怕人们放肆，特地制定了一个中道来防备，所以民众容易遵从。有扰乱中道的人来强行改变它，做一些天下古今难以做到的事，来抬高自己的名声，没有见识的人就一起表示惊异，进行吹捧，想率领天下的人都这样做。不知道凡是不近人情的事，都是危害中道的。因此立法不可太过，制礼不可太严，责备人不可太尽。然后才可能同归于中道，不然是驱使民众叛变啊！

●振玩兴废用重典，惩奸止乱用重典，齐众摧强用重典。

【译文】 使玩忽的人奋起，让衰废的事振兴，要使用重法。惩治奸邪，镇压暴乱，要施行重法。使民众一齐听从号令，摧毁强大的敌对势力，要使用重法。

●民情有五，皆生于便。见利则趋，见色则爱，见饮食则贪，见安逸则就，见愚弱则欺，皆便于己故也。惟便则术不期工而自工，惟便则奸不期多而自多。君子固知其难禁也，而德以柔之，教以谕之，礼以禁之，法以惩之。终日与便为敌而竟不能衰止。禁其所便与强其所不便，其难一也。故圣人治民如治水，不能使不就下，能分之使不泛滥而已。堤之使不决，虽尧、舜不能。

【译文】 有五种民情，都是因为便利自己才产生的。见利则趋，见色则爱，见饮食则贪，见安逸则就，见愚弱则欺。这都因为对自己方便有利的缘故。只因方便有利，对那些权术，不希望它玩弄得巧妙，它自会巧妙；只因为方便有利，对那些奸伪的人和事，不希望它多，它自然就多。君子固然知道这些都难以禁止，就用德来感化，用教育的方法来开导，用礼仪来禁止，用法令来惩治，终日与便利作斗争而竟然不能使它衰歇停止。禁止人们感到便利的东西与逼迫人们使用不便利的东西，困难程度是相同的。所以圣人治民如治水，不能使水不向下流，而是把它分成几个支流，使其不泛滥而已。想筑一道堤防，不让水把它冲垮，即使是尧、舜也做不到。

●尧、舜无不弊之法，而恃有不弊之身，用救弊之人，以善天下之治，如此而已。今也不然，法有九利不能必其无一害，法有始利不能必其不终弊。嫉才妒能之人，情身利口之士，执其一害终弊者讪笑之，谋国不切而虑事不深者从而附和之，不曰“天下本无事，安常袭故何妨”；则曰“时势本难为，好动喜事何益”。至大坏极弊，瓦解土崩而后付之天命焉。呜呼！国家养士何为哉？士君子委质何为哉？儒者以宇宙为分内何为哉？

【译文】 尧、舜也没有毫无弊病的法令，只有依仗自己没有任何私念而又一心为民的心，使用挽救弊病的人，来管理好天下，只是如此而已。现在则不然，法有九分益处，不能保证没有一分有害的地方；执法的开端是好的，也不能保证终了没有弊病。但那些嫉才妒能的人，身懒口利之士，抓住这一分有害的地方和最终时的弊病，就大肆嘲笑变革的人；而那些对国家的大策划得不切合实际，考虑事情又不周密的人，就附合着一起攻击，不是说“天下本来没事，安于常规、因袭过去的办法又有何防？”就是说：“时势本来难以改变，喜欢变动多事又有什么好处？”直到法律弊端百出，坏到了极点，乃至整个形势瓦解土崩，这时又说是天命决定的。唉！国家养了这么多的官吏到底为什么呢？士君子把自己交给国家又是为什么呢？儒者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，但又干了些什么呢？

●官多设而数易,事多议而屡更,生民之殃未知所极。古人慎择人而久任,慎立政而久行,一年如是,百千年亦如是,不易代不改政,不弊事不更法。故百官法守一,不敢作聪明以擅更张。百姓耳目一,不至乱听闻以乖政令。日渐月渍,莫不遵上之纪纲法度以淑其身,习上之政教号令以成其俗。譬之寒暑不易,而兴作者岁岁有持循焉;道路不易,而往来者年年知远近焉。何其定静,何其经常,何其相安,何其易行,何其省劳费。或曰:法久而弊,奈何?曰:寻立法之本意而救偏补弊耳。善医者去其疾不易五脏,攻本脏不及四脏。善补者缝其破不翦余完,浣其垢不改故制。

【译文】 官吏设立的很多,但经常换来换去;事情多次商议,但经常变来变去。民众的灾难不知何时到头。古人谨慎地选择人才,这样才能常久地任职;慎重地对待立法,法律才能长久通行。每年都依照这些法令行事,百千年也如此,只要不改朝代就不改变政令,不防害事情就不更改法律。因此百官都遵守统一的法令,不敢自作聪明而擅自更改。百姓听到的也是统一的法令,不至于使听闻混乱以扰乱政令。天常日久,无人不依照法律来行事的,慢慢地遵守法令就成了习惯。就好比寒往暑来不变一样,耕作的人岁岁按时劳作;道路不改,而往来的人年年都知道路的远近。这样做,何其定静,何其经常,何其相安,何其易行,何其节省劳力费用!有人问:时间常了,法令有了弊病,怎么办呢?回答说:根据立法的本意来救偏补弊罢了。善于治病的医生,治好了病而不换五脏,只治有病的部位而不涉及其他器官。善于缝补的人,补好了破洞而不剪掉那些完好的,洗掉上面的污垢而不改换它的样式。

●圣明之世,情、礼、法三者不相忤也。末世情胜则夺法,法胜则夺礼。【译文】 在政治清明的世道,情、礼、法这三者不是互相对立的。到了衰败的世道,人情胜过了法律,法律就不起作用了;法胜过了礼,礼就不存在了。

●汤、武之《诰》、《誓》,尧、舜之所悲,桀、纣之所笑也。是岂不示信于民而白己之心乎?尧、舜曰:何待晓晓尔示民,民不忍不从。桀、纣曰:何待晓晓尔示民,民不敢不从。观《书》之《诰》、《誓》而知王道之衰矣。世道至汤、武,其势必必有桀、纣,又其势必至有秦、项、莽、操也。是故维持世道者不可不虑其流。

【译文】 商汤讨伐夏桀时动员民众诏告天下所作的《汤诰》、《汤誓》以及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时所发的誓言《泰誓》,如果尧、舜看到了会感到很可悲,桀、纣看到会感到很可笑。难道这不是为了取信于民而在表白自己的心迹吗?尧、舜会说:何必这样又劝说又恐吓呢?民众不忍心不服从命令。桀、纣会说:何必要说这么多废话,民众不敢不服从。看一看《尚书》中的《汤诰》、《汤誓》和《泰誓》,就可以知道,当时王道已经衰微了。世道到了汤、武的时代,势必会出现桀、纣这样的人,发展下去必然会有秦始皇、项羽、王莽、曹操这样的人。因此维持世道的人不能不考虑世道的发展方向。

●圣人能用天下,而后天下乐为之用。圣人以心用天下,以形用心,用者,无用户也,众用之所恃以为用者也。若与天下竞智勇,角聪明,则穷矣。

【译文】 圣人能对天下的治理发挥作用,然后天下人才乐于为圣人所用。圣人是用心来治理天下,以行为来为心所用。圣人的用,也就是不用,即不用自己亲自去做,而是作为众人的依靠来发挥作用的。如果是和天下之人竞智斗勇,比赛谁聪明,圣人是没有办法的。

●后世无人才，病本只是学政不修，而今把作万分不急之务，才振举这个题目，便笑倒人。官之无良，国家不受其福，苍生且被其祸，不知当何如处？

【译文】 后世缺乏人才，根本原因是因为不重视教育。现在把教育看成不紧要的事，才有人提出要振兴教育，就使人觉得可笑。国家没有贤良的官吏，国家就得不到益处，老百姓也跟着遭受祸殃，不知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处办？

●圣人感人心，于患难处更验。盖圣人平日仁渐义摩，深恩厚泽入于人心者化矣。及临难处仓卒之际，何暇思图，拿出见成的念头来，便足以捐躯赴义。非曰我以此成名也，我以此报君也，彼固亦不自知其何为而迫切至此也。其次捐躯而志在图报，其次易感而终难，其次厚赏以激其感。噫！至此而上下之相与薄矣，交孚之志解矣。嗟夫！先王何以得此于人哉！

【译文】 圣人能感化人的心，在患难的时候，这点更能得到验证。这是因为圣人平日就以仁义之心对待一切，他的深恩厚泽早已深入人心，人们早已被教化了。这时，遇到危难或紧急的事情，人们哪有时间思考呢？只要拿出一个现成的念头来，便足以捐躯赴义，不会想到我要以此成名、我要以此来报答君王，他本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勇敢地去慷慨赴义。其次一等的，捐躯是为了报答别人的恩惠。再次一等的，容易受到感动，最初能奋起，但不能坚持到底。又次一等的，只能用丰厚的奖赏才能激发他走赴义。唉！到了这种地步，上下关系就淡薄了，彼此信任的精神也没有了。啊！先王是怎么得到使人捐躯赴义这样教化成果的呢？

●圣人在上，能使天下万物各止其当然之所，而无陵夺假借之患，夫是之谓各安其分而天地位焉。能使天地万物各遂其同然之情而无抑郁倔强之态，夫是之谓各得其愿而万物育焉。

【译文】 圣人在上，能使天下万物各自处于他应该处于的地方，而没有陵夺假借的祸患，这就叫做万物各安其分而天地各安其位。能使天地万物各顺其同然之情，而没有抑郁或倔强的情态，这就叫做万物各得其愿而万物才能生长发育。

●民情既溢，裁之为难。裁溢如割骈拇赘疣，人甚不堪。故裁之也欲令民堪，有渐而已矣。安静而不震激，此裁溢之道也。故圣王在上，慎所以溢之者，不生民情，礼义以驯之，法制以防之，不使潜滋暴决，此慎溢之道也。二者帝王调剂民情之大机也，天下治乱恒必由之。

【译文】 民情已经超过了限度，裁减抑制是很难的。裁减抑制超过限度的东西如同割掉多长出来的手指头或赘瘤，人们一定忍受不了。所以裁抑的作法要使民众能够忍受，只有渐渐地一点点减少才行。民众安静而不震惊激怒，这是裁抑超过限度东西的原则。所以圣明的君王在位时，对超过限度的事情非常慎重，不让民众有不合法度的愿望。用礼义来教导他们，用法制来防止发生过分的事，不让过分的事在暗中滋长或突然暴发，这是防止发生过度事情的原则。这两个原则是帝王调剂民情的关键所在，天下治理还是混乱，就看这两个原则掌握的好不好。

●创业之君，当海内属目倾听之时，为一切雷厉风行之法，故令行如流，民应

如响。承平日久，法度疏阔，人心散而不收，惰而不振，顽而不爽。譬如熟睡之人，百呼若聋；久倦之身，两足如跛。惟是盗贼所迫，水火所迫，或可猛醒而急奔。是以诏令废格，政事颓靡，条上者纷纷，申饬者累累，而听之者若罔闻。知徒多书发之劳、纸墨之费耳。即杀其尤者一人以号召之，未知肃然改视易听否，而迂腐之儒犹曰宜崇长厚，勿为激切。嗟夫！养天下之祸、甚天下之弊者，必是人也。故物垢则浣，甚则改为；室倾而支，甚则改作。中兴之君，综核名实，整顿纪纲，当与创业等而后可。

【译文】创业的君主，正处于四海的臣民属目而视、倾耳而听的时候，所以他实行的一切雷厉风行的措施，都能迅速推行，民众奋勇响应。可是太平的日子长了，法度就会疏忽而不精密，人心就会涣散不能凝聚，人们就会疏惰而不振奋，顽钝而不明快。就好比熟睡的人，百呼若聋；又如同长久疲倦的身体，两腿如同瘸了一样。惟有被盗贼追赶、被洪水大火所迫时，或许可以猛醒而急奔。因此诏令被废止或搁置不用，政事颓废，上书言事的人纷纷不断，皇帝的告诫诏书也累累下达，而听的人却置若罔闻，知道多次上书、下诏都是徒劳，只是白白浪费纸墨而已。即使杀了一个最怠惰顽钝的人用来号召天下，也不知是否能迅速改变人们的视听，而那些愚腐的儒生还说应崇尚宽厚精神，不要激切。唉！养天下之祸，加重天下弊病的正是这种人啊！因此物品污浊了就要洗涤，甚至应该更换；房屋倾斜了就要支撑，甚至应该重建。中兴的君主，应综核名实，整顿纪纲，和创业之君一样的雷厉风行，令行禁止，这样才可以有成就。

●先王为政全在人心上用工夫。其体人心在我心上用工夫，何者？同然之故也。故先王体人于我而民心得、天下治。

【译文】先王为政全在人心上下功夫，体恤人心要在自己的内心上用功夫。为什么呢？我的心和别人的是一样的啊！所以先王能从自己的心愿出发体恤民众的愿望，就可以得到民心，使天下大治。

●天下之患，莫大于苟可以而止。养颓靡不复振之习，成极重不可反之势，皆



“苟可以”三字为之也。是以圣人之治身也勤励不息，其治民也鼓舞不倦，不以无事废常规，不以无害忽小失。非多事，非好劳也，诚知夫天下之事，厖未然之忧者尚多或然之悔，怀太过之虑者犹貽不及之忧，兢慎始之图者不免怠终之患故耳。

【译文】 天下之祸患没有比“苟可以”就停止再大的了，养成颓靡不振的习气，形成积重难反的形势，都是由“苟可以”这三个字造成的。因此圣人修养自己的身心勤励不息，治理人民鼓舞不倦，也不因为没事就废掉常规，不因为没有害处就忽略小的失误，这不是多事，也不是喜欢劳累，是真正认识到天下的事情，审慎地对待未必出现的祸患，尚且还会有很多偶然产生的懊悔之事；怀着过分的忧虑，还会留下来不及补救的忧患；在开始时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地谋划，还不免在最终时出现怠惰的祸患。

●天下之祸，成于怠忽者居其半，成于激迫者居其半。惟圣人能销祸于未形，弭患于既著，夫是之谓知微知彰。知微者不动声色，要在能察几，知彰者不激怒涛，要在能审势。呜呼！非圣人之智，其谁与于此。

【译文】 天下的祸由怠忽造成的有一半，由激迫造成的有一半。只有圣人能在祸患未成形时就消除它，在祸患已显著时让它停止。这就叫做知微知彰。知微，就是不动声色，主要是在事物有了微兆时就能察觉；知彰，就是不激怒涛，主要是能够审时度势。啊！如果不是具有圣人的智慧，谁能做到这样呢？

●精神爽奋则百废俱兴，肢体怠弛则百兴俱废。圣人之治天下，鼓舞人心，振作士气，务使天下之人如含露之朝叶，不欲如久旱之午苗。

【译文】 精神爽朗振奋则百废俱兴，身体怠惰松懈则百兴俱废。圣人治理天下，鼓舞人心，振作士气，必须使天下人像含露的朝叶，而不像久旱的午苗。

●而今不要掀揭天地，惊骇世俗，也须拆洗乾坤，一新光景。

【译文】 现在即使不做掀天揭地、惊世骇俗的事，也必须拆洗乾坤，使光景一新。

●无治人则良法美意反以殃民，有治人则弊习陋规皆成善政。故有文武之政，须待文武之君臣。不然，青萍结绿非不良剑也，乌号繁弱非不良弓矢也，用之非人，反以资敌。予观放赈、均田、减粟、检灾、乡约、保甲、社仓、官牛八政而伤心焉。不肖有司，放流有余罪矣。

【译文】 没有好的君臣，即使有良好的办法、美好的愿望，反而会给民众带来祸殃；有了好的君臣，即使是弊习陋规也能变成善政。因此要想有周文王、周武王那样的政治局面，必须有周文王、周武王时代的君臣。青萍、结绿都是有名的良剑，乌号、繁弱都是著名的良弓，如果没有好的箭手使用，反而会帮助了敌人。我观察放赈、均田、减粟、检灾、乡约、保甲、社仓、官牛这八项本来对治国有利的政令得不到正确的施行，真为之伤心啊！对那些无德无能的有关官吏，把他们判以流放的处罚也还有余罪啊！

●振则须起风雷之《益》，惩则须奋刚健之《乾》，不如是，海内大可忧矣。

【译文】 振奋，就要象《易经·益卦》所讲的那样如风雷迅起；惩治，就要象《乾卦》所讲的那样刚健奋发。不这样做，天下就太让人忧虑了。

天以不，觀不舉越沙月台其。息不●一呼吸間四肢百骸无所不到，一痛痒間手足心知无所不通，一身之故也。无论人生，即偶，提一线而浑身俱动矣，一脉之故也。守令者，一郡县之线也；监司者，一省路之线也；君相者，天下之线也。心知所及，而四海莫不精神；政令所加，而万姓莫不鼓舞者何？提其线故也。令一身有痛痒而不知觉，则为痴迷之心矣。手足不顾，则为痿痹之手足矣。三代以来，上下不联属久矣，是人各一身而家各一情也，死生欣戚不相感，其罪不在下也。

【译文】一呼一吸之间，气息会流通到四肢百骸，身体有一个地方痛痒，手足心脑各个器官都会感通，这是因为肢体百骸、手足等器官都长在一个身体上。不仅活生生的人是如此，即使是木偶，提起一根线，全身都会动作，这是因为有一根连在一起的缘故。郡守县令，就是一郡一县之线；监、司，就是一省一路之线；君、线、相，就是天下之线。他们的思虑所及，四海都会为之振奋；政令所到之地，百姓莫不鼓舞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提起了线的缘故。如果自身有痛痒而不知，这就是得了痴呆症了；手足都不会动，就是得了痿痹病了。三代以后，上下不相联属已经很久了，是人人各顾自身，而家家各有自己的情境。死生欢悲都不相互关心，造成这种情况，罪责不在下面的民众。

●夫民怀敢怒之心，畏不敢犯之法，以待可乘之衅，众心已离而上之人且恣其虐以甚之，此桀、纣之所以亡也。是以明王推自然之心，置同然之腹，不恃其顺我者迹，而欲得其无怨我者之心，体其意欲而不忍拂，知民之心不尽见之于声色而有隐而难知者在也。此所以固结深厚而子孙终必赖之也。

【译文】民众内心怀着愤怒，但因惧怕法律的制裁而不敢行动，只是在等待有可乘的机会。这说明民众已离心离德了，而居于上位的人还要肆虐，来加剧民众的不满，这是桀、纣所以走向灭亡的原因。因此英明的君主能够以自己那出于自然的心情愿望，去体会别人同样会有的心愿，不是只看别人顺从我的表面现象，而要得到他对我没有怨恨的真心，体会他的心意和欲望而不去违背。知道人们内心的想法不可能完全表露在语言和容色上，而是有隐藏在内心深处很难了解的思想。做到这些，上下的团结才能紧密牢固，为子孙后代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●圣主在上，只留得一种天理民彝经常之道在，



其余小道曲说、异端横议，斩然芟除，不遗余类。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、洗心濯虑于一切乱政之术，如再生，如梦觉，若未尝见闻。然后道德一而风俗同，然后为纯王之治。

【译文】 圣明的君主在位，只留下一种天理人伦这种永久不变的道理，其余的小道曲说、异端横议，断然铲除，不留余类。使天下人易耳改目，洗心涤虑，从一切乱政之术中脱离出来，如同再生，如同从睡梦中醒来，如同从未听到、看到这些乱政之术一样。然后才能道德一致，风俗同一，然后才能成就纯粹的王业。

●治世莫先无伪，教民只是不争。

【译文】 治理国家没有比无伪再重要的了，教育民众只要做到不争就行了。

●任是权奸当国，也用几个好人做公道，也行几件好事收人心。继之者欲矫前人以自高，所用之人一切罢去，所以之政一切更张。小人奉承以干进，又从而巧言附和，尽改良法而还弊规焉。这个念头为国为民乎？为自家乎。果曰为国为民，识见已自聋瞽。果为自家，此之举动，二帝三王之所不赦者也，更说甚么事业？

【译文】 即使是奸臣当道，也要任用几个好人假装公道，也要做几件好事收买人心。继承其位的人，想矫正前任的错误表示比他高明，把以前任用的人一律罢免，把以前执行的政令一律改变。小人又乘机奉承以为进身之阶，用花言巧语来附和，把那些好的措施也改掉，而恢复那些有弊病的旧规。这样的念头是为国为民呢？还是为了自己呢？果然是为国为民，识见已经出了毛病；果然是为了自己，这样的举动，即使二帝三王也不会饶恕，还说什么事业呢！

●圣人无奇名，太平无奇事，何者？皇锡此极，民归此极道德一，风俗同，何奇之有？

【译文】 圣人无奇名，太平年月无奇事。原因何在？上天赐予应该遵循的最高法则，民众都遵守这些法则，道德统一，风俗相同，何奇之有？

●势有时而穷，始皇以天下全盛之威力受制于匹夫，何者？匹夫者，天子之所恃以成势者也。自倾其势，反为势所倾。故明王不恃萧墙之防御而以天下为藩篱。德之所渐，薄海皆腹心之兵；怨之所结，衽席皆肘腋之寇。故帝王虐民是自虐其身者也，爱民是自爱其身者也。覆辙满前而驱车者接踵，可恻哉！

【译文】 权势也会有穷尽的时候，秦始皇以天下全盛的威力受制于普通的百姓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普通百姓，本来是天子所赖以形成权势的力量。自己倾覆了所依赖的力量，反而会被所依赖力量所倾覆，所以英明的君主不依靠宫廷内部的防御，而要预防天下发生祸患。受到德政润泽的地方，沿海之地也会成为腹心之兵；结了仇怨的人，卧席之内也会成肘腋之寇。因此说，帝王残酷地虐待民众，实际也是自残其身；爱护民众，也就是爱护自身啊！前面的路上已经翻了很多车，而赶着车在这条道上行进的人还是接连不断，真让人感到可悲啊！

●如今天下人，譬之骄子，不敢热气，唐突便艷然起怒。缙绅稍加综核则曰苟

刻,学校稍加严明则曰寡恩,军士稍加敛戢则曰陵虐,乡官稍加持正则曰践踏。今纵不敢任怨,而废公法以市恩独不可已乎?如今天下事,譬之敝屋,轻手推扶便愕然咋舌,今纵不敢更张,而毁折以滋坏独不可已乎?

【译文】 现今天下的人,好象骄生惯养的孩子,不敢对他有一点冒犯,不然他就会勃然大怒。官吏稍加考核,就说是苛刻;学校的纪律稍微严明一些,就是说寡恩;兵士稍加管束,就说是陵虐;乡官稍加纠正,就说是践踏。现在纵然不敢要求这些人做到任劳任怨,但不做用违法乱纪的手段来取得个人恩惠的事总是可以吧!现在天下的事情好比已经破旧的房屋,轻轻用手推扶一下,都让人害怕得要命,现在纵然不能重新改建,但不再做毁坏它增加它的破损程度的事总是可以吧!

●“公”、“私”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,若自朝堂以至闾里,只把持得“公”字定,便自天清地宁、政清讼息。只一个“私”字,扰攘的不成世界。

【译文】 公、私两字是宇宙的人鬼关,如果从朝堂到民间,人人都把持住了这个“公”字,便会天清地宁、政清讼息。只是一个“私”字,扰乱得不成个世界。

●王道感人处,只在以我真诚恻怛之心,体其委曲必至之情。是故不赏而劝,不激而奋。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,诚故也。

【译文】 王道感动人的地方,只是用我真诚恻隐的心去体会民众曲折婉转必至的真情,因此能使民众做到没有奖赏也会努去做,不用激励就会奋发向前。一个命令就可以让民众赴汤蹈火,这是以诚相待的结果。

●人君者,天下之所依以忻戚者也。一念怠荒,则四海必有废弛之事;一念纵逸,则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。故常一日之间,几运心思于四海,而天下尚有君门万里之叹。苟不察群情之向背而惟己欲之是恣,呜呼!可惧也。

【译文】 一国的君主,普天下的人能够过上快乐的日子还是只能悲伤度日,就依靠他了。他一个念头懈怠荒忽,则四海必有废弛之事;一个念头放纵安逸,则四海必有不得其所之民。因此在一天之内,几次都想到四海之内的政事和民众,天下人仍然有君门远于万里的感叹。如果不了解民情的向背,而只是放纵自己的私欲,唉!那就十分可怕了。

●天下之存亡系两字,曰“天命”。天命之去就系两字,曰“人心”。

【译文】 天下的存亡系在这两个字上,叫做“天命”。天命的去留系在两个字上,叫做“人心”。

●耐烦则为三王,不耐烦则为五霸。

【译文】 耐烦就会成为三王,不耐烦则会成为五霸。

●一人忧则天下乐,一人乐则天下忧。

【译文】 一人忧则天下乐,一人乐则天下忧。

●圣人联天下为一身,运天下于一心。今夫四肢百骸、五脏六腑皆吾身也,痛